



楊簡全集

〔宋〕楊簡 著
董平 校點

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楊氏易傳卷一

第三冊 慈湖詩傳 石魚偶記



楊簡全集第三冊

慈湖詩傳 卷十一至卷二十
石魚偶記 一卷

〔宋〕楊簡 著
董平 校點

慈湖詩傳卷十一

宋慈溪楊簡敬仲 撰

小雅一

鹿鳴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；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；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將；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○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蒿；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；視民不忮，君子是則是傲；我有旨酒，嘉賓式燕以敖。○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芩；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；鼓瑟鼓琴，和樂且湛；我有旨酒，以燕樂嘉賓之心。

《爾雅·釋草》云：「苹，賴蕭。」郭云：「賴，蒿也。」《釋草》云：「蒿，蓀。」郭云：「今人呼

爲青蒿，香中，炙啖者。」陸璣云：「芩，莖如釵股，葉如竹，蔓生澤中下地鹹處。」毛傳曰：「呦呦然鳴而相呼。筐，筐屬，所以行幣帛也。鹿有文而美，相呼而食，故以喻燕賓。簫者，笙中發聲之物。吹笙以鼓其簫。」鄭箋云：「承，猶奉也。嘉賓燕樂其間，有相好者示我以周家所行之道。」夫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所行，乃天下大公至正之道，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。毛傳曰：「行，道也。恍，偷也。湛，樂之久。德音者，中心之德發諸聲音甚昭明。孔，甚也。」顧視其民不忼薄，豈非有德之言乎？於燕樂從容之次，而相告語也。其言善，故君子心服之，法則之，倣學之。毛傳以「視」爲「示」，非。式，更也。敖，從容遊行也。更燕以敖，致其重複，慇懃也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鹿鳴》，燕群臣嘉賓也。」今《儀禮》所存鄉飲酒禮，諸侯燕禮、大射禮，皆歌《鹿鳴》。案：《周禮》以賓禮親邦國，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，又諸侯之使臣、卿大夫稱客，諸侯稱賓，天子儀同。

四 牡

四牡騤騤，周道倭遲；豈不懷歸？王事靡盬，我心傷悲。○四牡騤騤，嘽嘽駉駉；豈不懷歸？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。○翩翩者騅，載飛載下，集于苞栩；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。○翩翩者騅，載飛載止，集于苞杞；王事靡盬，不遑將母。○駕彼四駉，載驟駉駉；豈不懷歸？是用作歌，將母來諗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四牡》，勞使臣之來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鹽，不堅固也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鹽，河東鹽池。」鹽遇水則釋，遇火則釋，遇風亦釋，毛傳取此義乎？朱曰：「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，不敢徇私而廢公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駢駢，旁馬也。」然則「四牡駢駢」者，橫齊之狀乎？周道者，周通之道也。委曲遲回，我心傷悲，念其父母也。是詩勞使臣之來，故閔其勞，序其情也。毛傳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，豈本於文王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內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之舊說乎？此語雖見於《魚麗》之序，序本於古義，然古義非孔子之爲。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蓋本於毛公，毛公本於古，毛自謂其學自子夏，孔子嘗戒子夏無爲小人儒，則子夏設有義，亦難盡信，況以義理言，則內外之治一道也；以歌詩言，則豈有殷天子在上，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？毛傳雖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，然考本詩，初無此情，毛義穿鑿。

凡周詩歌之於樂，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。毛傳云：「嘽嘽，喘息之貌。馬勞則喘息。」白馬黑鬣曰駮。遑，暇。啓，跪。處，居也。行者跪則少安。毛傳：「騅，夫不也。」《爾雅·釋鳥》云：「騅，其鳩鵒。」郭云：「今鳩鵒。」李巡曰：「今楚鳩也。」某氏引《春秋》云「祝鳩氏司徒」，祝鳩，即騅。其「夫不」者，邢疏云「一宿之鳥」，陸璣云：「今小鳩也。幽州人謂之鷦鷯。一宿之鳥，使者似之。」栩，今皂斗木也。詳釋見《唐風·鴇羽》。叢生曰苞。《釋木》云：「杞，枸櫞。」郭云：「今枸杞也。」邢疏引《四牡》「集于苞杞」爲證，一名地骨，春生，作羹茹微苦，子秋熟，正赤。

〔一〕「鹽」，底本作「鹽」，誤，據《說文》改。

〔二〕底本無「鹽」字，據四庫本補。

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，曰：今可以將母矣。將母以來，告我乎！諗，告也，慰勞親愛之辭也。將母則將父，可知矣。

皇皇者華 傳闕

皇皇者華，于彼原隰；駢駢征夫，每懷靡及。○我馬維駒，六轡如濡；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諏。○我馬維駒，六轡如絲；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謀。○我馬維駟，六轡沃若；載馳載驅，周爰咨度。○我馬維駟，六轡既均；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詢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闕卷。

常棣 傳闕

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；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○死喪之威，兄弟孔懷；原隰哀矣，兄弟求矣。○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難；每有良朋，況也永歎！○兄弟鬩于牆，外禦其侮；每有良朋，烝也無戎。○喪亂既平，既安且寧；雖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○賓爾籩豆，飲酒之飫；兄弟既具，和樂且孺。○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翕，和樂且

湛。○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；是究是圖，亶其然乎！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闕卷。據《樓鑰集》載，其解「兄弟既具，和樂且孺」云：孺有柔義。既具，猶曰皆在於是。和樂且柔，言辭氣柔巽也。其妻其子，情好合同，言夫婦父子順孝慈如琴瑟之和。毛傳曰：「翕，合也。帑，子也。湛，和樂之至。」論語曰：「此解亦平，然說詩意境未深。此詩極言兄弟之間，如《伐木》極言朋友之間。前章引陳曰：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，及其既安寧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？此正詩之本意也。此二章言凡人以儕爾籩豆、飲酒之飫爲樂者，兄弟既具，如謂兄弟無故，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？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，如孺慕之孺，有不可解於心者。凡人妻子，止以好合，尚能如鼓瑟琴之和樂，兄弟翕合而無間，其和樂不足以盡之。又且湛矣，如湛酒湛色然。如此方見詩意。」

伐木

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；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相彼鳥矣，猶求友聲；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！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○伐木許許，醕酒有藇；既有肥羜，以速諸父；寧適不來，微我弗顧。於粲酒埽，陳饋八簋；既有肥牡，以速諸舅；寧適不來，微我有咎。○伐木于阪，醕酒有衍；籩豆有踐，兄弟無遠。民之失德，乾餱以愆。有酒湑我，無酒酤我，坎坎鼓我，蹲蹲舞我；迨我暇矣，飲此湑矣。

是詩燕群臣之樂歌也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燕朋友故舊」，蓋失其情矣。夫君以臣爲友，乃其常

言。《書》曰：「臣鄰曰『友邦』」，《詩》曰：「惠于朋友」，「視爾友君子」，是詩所謂友者，同姓諸父，異姓諸父，異姓諸舅，皆群臣也。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豈群臣之外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？「伐木丁丁」，非一人之聲，友侶多故也。「鳥鳴嚶嚶」，非一鳥之聲，呼其友侶也。「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」，能求友者，可以自幽而明，自卑而升，因鳥取喻也。相，猶觀也。君能求賢以爲友，必虛中謙和，此虛中謙和，神必聽之，終致和平之福，非自外至。夫通天、地、神、人，一而已矣。是一者，在人爲心。心無所不通，爲孝、爲順、爲謙和、爲衆善，是心神人之所同，其機一動，其應如響，故聖賢和於朝，民人和於野，諸侯和於外，四裔和於遠。及是心因物有遷，意動情流，爲傲慢、爲悖厲、爲危亂矣。大抵「丁丁」，乃其木柔勢順刃利，則許許然。許許，亦非一人之聲也。

毛傳曰：「以筐曰醴，以藪曰湑。」孔疏云：「筐，竹器也。藪，草也。」漉酒者或用筐，或用草，於今猶然。用草者，用茅也。僖四年《左傳》曰：「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無以縮酒」是也。毛傳謂「蕝，美貌」，未安。醴酒以草，酒由草而出，如與人然，故曰蕝。蕝者，酒從草注出之狀也。醴酒不必一於筐，以草醴之可也，用筐而加之以草，亦可也。此人情事理之常，毛傳執一，不可。釐，未成羊也。速，召也。微，無也。鄭箋云：「寧召之，適自不來，無使言我不顧念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粢，鮮明貌。圓曰簋。天子八簋。咎，過也。」按：《公食大夫禮》：「上大夫六豆六簋。」又案：《周禮》無「上大夫」，然則公食上大夫八豆八簋，其周衰，諸侯僭禮歟？孔疏云：「《聘

禮《注》云：「饗^①，謂享大牢以飲賓也。」今此唯有肥羜而已，是非享禮。詩非《儀禮》，不可備文，承文協韻，勢難拘必，安知肥羜之非大牢耶？鄭箋：「陳饋八簋，食禮。蓋以諸侯燕禮無黍稷，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。」然公食大夫禮惟一賓，《伐木》之詩，則諸父、諸舅，禮文不同。自秦焚書，禮文蓋不可考^②，而諸儒好爲必然之說，則難矣。宣十六年《左傳》曰：「王饗有體，薦燕有折俎，公當享，卿當燕。」衍者，酒寬盛也。籩豆必薦，必踐行，兄弟，即左右臣鄰。同姓諸父、異姓諸舅，尊之曰父曰舅，親之曰友曰兄弟。友有切磋匡正之義，故首章言之。無遠，言其咸在燕所，甚近也。民之失德，以乾餱之有愆，愆，謂不分或分之不平，皆謂愆違也。餱糧之乾者，至微末也，其有愆違，遂爲失德。然則飲食臣友，奚可不盡心！毛傳曰：「湑，茜之也。酤，一宿酒也。」《商頌·烈祖》曰：「既載清酤。」毛傳謂「酤，一宿酒」，未安。豈一宿以上皆謂之酤歟？商近古，又祭禮尚古，故用酤之清者，與周時燕群臣之湑酒，大異矣。此卒章敘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，燕樂歡洽索酒之辭，曰：有已成之酒則茜之，以清湑之酒飲我；無已成之酒，則雖一宿以上之酤，亦可以飲我。坎坎擊鼓以樂我，蹲蹲而舞以樂我，迨我他日閒暇，俟王酒之成，却復來飲王之湑酒矣。今姑飲酤，亦可也。是章蓋周初君臣和洽^③，嘗有是言，故播之聲詩歟？嗚呼，君臣之間至於此，可謂和矣！

①「饗」，底本作「響」，據改疏改。

②「蓋」，四庫本作「益」。

③「初」，底本作「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天保

天保定爾，亦孔之固；俾爾單厚，何福不除！俾爾多益，以莫不庶。○天保定爾，俾爾戩穀；罄無不宜，受天百祿；降爾遐福，維日不足。○天保定爾，以莫不興；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。○吉蠲爲饔，是用孝享；綸祠烝嘗，于公先王。君曰卜爾，萬壽無疆！○神之弔矣，詒爾多福；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；群黎百姓，徧爲爾德。○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壽，不騫不崩；如松柏之茂，無不爾或承。

享，《補音》：「虛良切。」漢《郊祀歌》：「嘉籩列陳，庶幾宴享，滅除凶災，烈騰八荒。」又曰：「聲氣遠條，鳳凰來翔，神夕奄虞，蓋來孔享。」顏師古皆音「香」。福，《補音》：「筆力切，按：原本三字脫。從示，畐聲。」《漢·賈誼傳》：「疏者或制大權，以福天子。」顏師古曰：「福，古逼字。」《周易》：「乃徐有說，以中直也。利用祭祀，受福也。」又曰：「井渫不食，心惻也，求王明受福也。」秦《瑯琊刻石》：「皇帝之德，存定四極，誅亂除害，興利致福。」漢《房中歌》：「福」與「德」叶，班固《明堂詩》：「福」與「職」叶。簡疑孚力切。恐古「逼」字亦有此切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天保》，下報上也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，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。」箋云：

「下下，謂《鹿鳴》至《伐木》，皆君所以下臣也。」臣亦歸美於王，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，以答其歌。夫上之禮其下，與下之敬其上，愛敬之情發於中心，播於歌詩，而《序》謂之「能」，蓋求諸心外，殊爲害道。《序》大率若是。天保定爾亦甚固，孔，甚也；爾，謂王也。單，盡也。天俾爾所受之福盡厚。程、朱皆曰：「除舊生新，天使爾獲益之多。」莫，無也。庶，猶多也。言之重複，愛之至也。朱曰：「戢，盡。穀，善也。」盡善云者，猶云單厚多益也。《詩》云「實始戢商」，《爾雅》謂「戢，福也」。《爾雅》義釋多差。「罄無不宜」，罄，盡也。遐，遠也。天降爾遐遠之福，無有滿足之日，故曰「維日不足」，言福無窮也。興者，衰之反。無不興隆，「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」，皆喻福之隆高也。阜，小山岡，山脊。《爾雅·釋地》云：「大陸曰阜，大阜曰陵。」如川水之方至，繼繼增益，且莫知其窮也。

是詩祝頌之辭，重複不已。既曰單厚，又曰何福不除，又曰多益，又曰莫不庶，又曰戢穀，又曰罄無不宜，又曰百祿，又曰遐福莫不興，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如川，可謂重複又重複。下之愛其上，祝之頌之，不能自己之情，形見於此。吉卜，日之吉也。蠲，潔也。饔，黍稷也。祭禮有饔，爨炊黍稷也。而毛傳於是本《爾雅》謂「饔，酒食」，殊未安。《爾雅》多差繆，難以盡信。詩難殫紀，姑言所本之黍稷。《周禮》：「春曰祠，夏曰禴，秋曰嘗，冬曰烝。」孔疏云：「詩以便文，不依先後。」毛傳曰：「君，先君也。尸，所以象神。」鄭箋云：「君曰卜爾，尸嘏主人傳神辭也。」卜，知也。今人常言，亦曰卜知。不曰王而曰君，先公尊先公嘏辭也。毛傳曰：「弔，至也。詒，遺也。言神之感格而遺王以福也。」神自言則曰卜，詩人稱神則曰詒。「民之質矣」，言民化上之德也。民不浮僞，復其本有之性質，言百姓則群臣亦在其中矣。「日用飲食」，皆爲王之德。王之德善，

臣民之德亦無不善。德非外爲，即日用飲食而無放逸焉，則人本有之德性，自不失矣。民心無常，惟上之從。民心善則王之福本立矣。絙，絃月，上弦則就盈，福如月弦就盈，如日方升，有進而無退，又如南山之久壽。「不騫不崩」，騫，拔也，不可拔也。山亦有崩壞者。如松之茂，葉葉密比，喻天下之人心無不承比於王者。

采薇 傳闕

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；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；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。○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；曰歸曰歸，心亦憂止。憂心烈烈，載飢載渴；我戍未定，靡使歸聘。○采薇采薇，薇亦剛止；曰歸曰歸，歲亦陽止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；憂心孔疚，我行不來。○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；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；豈敢定居？一月三捷。○駕彼四牡，四牡騤騤；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。四牡翼翼，象弭魚服；豈不日戒？玁狁孔棘。○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；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闕卷。

〔一〕四庫本「松」下有「柏」字。

出車

我出我車，于彼牧矣；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。召彼僕夫，謂之載矣；王事多難，維其棘矣。○我出我車，于彼郊矣；設此旂矣，建彼旄矣；彼旃旐斯，胡不旆旆？憂心悄悄，僕夫況瘁。○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；出車彭彭，旂旐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；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○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；今我來思，雨雪載塗。王事多難，不遑啓居；豈不懷歸？畏此簡書。○嘒嘒草蟲，趯趯阜螽；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；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。○春日遲遲，卉木萋萋；倉庚喈喈，采繁祁祁。執訊獲醜，薄言還歸；赫赫南仲，玁狁于夷。

牧，《補音》：「莫筆切。」按：原本三字脫。揚雄《青州牧箴》「牧」與「極」叶，與「石」叶，阮籍《大人先生傳》「牧」與「則」叶，與「國」叶。載，《補音》：「節力切。」《易林·蹇之·既濟》曰：「車不利載，請求不得。」鄭氏於《詩》「載馳載驅」、「春日載陽」、「在宗載考」、「載起載行」，皆曰「載之言則也」。難，乃旦反。

是詩皆勞歸之詩也。詳考《出車》之詩^①，至「畏此簡書」而止。自「嘒嘒」而下，疑爲異篇。「嘒嘒」之詩，言南仲伐西戎，「春日遲遲」，「薄言還歸」，與「雨雪載塗」異矣。諸儒不以爲疑者，以惟《序》之從故也，不思《序》初不可盡信也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野外曰牧。」程曰：「謂我命我也。」諸儒謂天子爲殷王者，蓋不考《序》之爲差謬也。天子，周王也。鄭箋云：「載，裝載也。棘，急也。」《周禮·司常》：「鳥隼爲旗，龜蛇爲旐。」孔疏曰：「設此旐而屬之於旐之干矣。彼旗旐，斯何有不旆旆者乎？」《司常》：「交龍爲旂。」毛傳曰：「方，朔方。」《書》：「襄陵」，又曰「贊贊襄哉」，皆謂上也。北方地勢漸高，則北征宜言襄。劉曰：「王命載之於竹簡。」

「嘒嘒草蟲，趯趯阜蟲」，釋見《召南·草蟲》。此喻南仲之未歸，我未見也，則忉忉念之。及南仲既歸，我既見，則喜悅而從之，如阜蟲之於草蟲也。末章美南仲不獨伐西戎有功，而獵狁之難，亦已夷矣，併言其功也。自「嘒嘒草蟲」二章而止，以西戎之患小，故略也。諸儒言「薄伐西戎」，「春日遲遲」，言正歲夏之春也。人習於夏正，此敘人情，故云。《淩人》：「正歲十有二月^②，令斬冰」，亦言世俗所習之夏正。《爾雅·釋草》云：「卉，草。」而《小雅·四月》曰「山有嘉卉，侯栗侯梅」，則以木爲卉也。卉，其木之異名歟？其卉木之通稱歟？程曰：「訊，問也。其魁首當訊問者。醜，類也，其徒衆也。」倉庚、采芣祁祁，釋見《豳·七月》。

①「出車」，底本作「我出我車」，此據四庫本。

②「有」，底本誤作「月」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出車》，勞還率也。」

杕 杜

有杕之杜，有皖其實；王事靡盬，繼嗣我日。日月陽止，女心傷止，征夫遑止。○有杕之杜，其葉萋萋；王事靡盬，我心傷悲。卉木萋止，女心悲止，征夫歸止。○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；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。檀車幝幝，四牡瘡瘡，征夫不遠。○匪載匪來，憂心孔疚；期逝不至，而多爲恤。卜筮偕止，會言近止，征夫邇止。

《詩序》曰：「《杕杜》，勞還役也。」呂氏曰：「杜之有實，秋冬之交也。」杕杜，釋見《唐風》。靡盬，釋見《小雅·四牡》。《爾雅》云：「十月爲陽。」李曰：「繼嗣我日，言其行役以日繼日，無有休息之期也。」鄭箋云：「遑，暇也。」婦人思望其君子，憂傷征夫，如今已閒暇，且歸也，而尚不得歸。邱曰：「萋萋，新葉。」卉，釋見前篇。「我心傷悲」者，征人傷悲。「女心悲止」，謂征夫其當歸止，皆序其情感時觸物而生悲也。止者，語助也。杞，《爾雅》邢疏云：「春生，作羹茹，微苦。」箋云：「杞，非常菜也。」呂氏曰：「杞之可食，春莫矣。」李崇孝曰：「杞雖可食而苦。」孔疏云：「《伐檀》云『伐輪』、『伐輻』，是檀可以爲車之輪、輻。《大明》云：『檀車煌煌。』」毛傳曰：「幝幝，敝貌。瘡瘡，罷貌。」前二章皆前四句序征夫，後三句序女心之思望。至此章，前六

句序征夫之勞，末一句方序女心，謂征夫將歸，其不遠矣。箋云：「載，裝載也。疚，病也。婦人思念其君子，曰：『今非正裝載乎？』非已啓行而來乎？我憂心甚病也。孔，甚。」劉曰：「期逝者，謂所期之日已逝而猶未至，故多爲憂恤者也。」王曰：「會合卜筮之言，皆言近矣」，謂時日近爾，謂征夫所在甚邇。卜筮合言如此。四章序情閔勞，一如《東山》，皆勞歸士。蓋王親征，故不及將率歟？不然，則勞將與士異禮歟？

南 陔 存目

白 華 存目

華 黍 存目

魚 麗

魚麗于留，鱸_魚；
君子有酒，旨且多。
○魚麗于留，魴_魚；
君子有酒，多且旨。

〔二〕「鱸」，底本作「鯉」，據《毛詩》改。

○魚麗于罍，鰕鯉；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○物其多矣，維其嘉矣。○物其旨矣，維其偕矣。○物其有矣，維其時矣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魚麗》，美萬物盛多，能備禮也。」斯言已贅矣，而又繼曰：「文、武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內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，始於憂勤，終於逸樂，故美萬物盛多，可以告于神明。」則於詩外作說，爲贅滋甚，徒亂大旨，況差謬不一？且以爲道耶，則內外一致；以爲歌詩耶，則《常棣》既以閔管、蔡之失道而作，則武王已崩矣，何得言「文武告於神明」？則何得自稱君子？鄉飲酒、燕禮歌此詩。《序》非聖人作，況復乖謬，義當廢黜。

是詩自和平，自雅正，無非道者，不假外釋。惟不知道者，乃爲贅說。《易》曰：「離，麗也。」《釋文》不音。何於此力馳反。今《周易》如字，麗，附也。毛傳曰：「鰕，揚也。鯨，鮪也。」《爾雅·釋訓》云：「凡曲者爲罍。」邢疏曰：「曲，薄也。」《釋器》云：「嫠婦之笱謂之罍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罍，曲梁也，寡婦之笱也。」郭璞云：「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罍。罍者，魚所留也。」陸璣疏云：「鰕，一名黃揚，今黃鰕魚是也。似燕頭，魚身形厚而長，大鰕骨正，黃魚大而有力解飛者。徐州人謂之揚。黃鰕，通語。」《爾雅·釋魚》云：「鯨，鮪。」郭云：「今吹沙小魚，體圓而有點文，非正圓，圓而長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鰕，鮪也。」《釋魚》云：「鯨，鰕；鰕，鮪；鰕，鮪。」據此文，則三魚也，而郭璞注云：「鯨，今赤鯨魚。鰕，大魚，似鰕而短鼻，口在頷下，體有邪行甲，

〔〕「鰕」，底本作「鯨」，誤，據毛傳改。